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第十九回 花冤錢巧中美人計 打急電反動富翁疑

卻說八月中秋那日，黃子文與金如玉同到張園。剛剛走過泥城橋，忽然聽見前邊發喊。探出頭來一望，只見一部橡皮輪，飛風也似的擦肩而過，一個騎馬的紅頭巡捕一頭趕一頭嘴裡銜著一個叫子，嘩嘩嘩嘩的吹。子文知道是溜韁，方才把心放下。及至到了張園之後，四處尋找金如玉，竟毫無蹤影，心中頗為詫異。

一會兒，他平日相處的那班狐群狗黨一哄而至，簇擁著他四處兜圈子。兜了一會圈子，揀張桌子坐下，堂信泡茶來，又拿了許多栗子、蓮心之類，擺在桌上。那些人你抓一個，我抓一把，霎時罄盡還不算數，叫堂信一樣一樣的添來。看看日色沉西，門外車聲雷動，那些人道：「不早了，我們散吧。」

說著就走。黃子文那張桌上，登時乾乾淨淨。等到堂信前來算帳，茶是兩角洋錢一碗，栗子是一角洋錢一碟，蓮心也是一角洋錢一碟，那些人吃了毛毛的三塊洋錢。黃子文叫聲晦氣，掏出一張五塊頭的鈔票，叫堂信找了兩塊洋錢。立起身來，踱到門口，找到自己馬車，坐定了，馬夫把鞭一晃，那車便如駕霧騰雲一般的快，向來的那條路上，滔滔進發。

馬夫照例兜了兩個圈子，便問在何處停車。黃子文在身上掏出一疊請客票頭，也有六點鐘的，也有七點鐘的，排好了時候，便說：「先到北西安坊。」馬無答應。霎時到了，黃子文跳下車來，叫他明天到華安裡來拿錢，馬夫不甚願意，說道：

「老闆，馬車錢准其明日子到華安裡去拖，阿拉格酒錢，是勿能欠格噲。」黃子文聽了，滿心生氣，掏出一塊錢，丟給馬夫，頭也不回，進北西安坊去了，馬夫自將車拉回行內。

再說黃子文進得北西安坊，認明金巧雲牌子，拾級登樓，便問：「陸大人可曾來？」娘姨回答在小房間裡。黃子文暫將進去，只見主人陸明遠正躺在榻上，吃得煙騰騰地，見了黃子文，連忙除下金絲眼鏡，口稱：「得罪，得罪！」一面請黃子文在那邊榻牀上坐下。黃子文舉目一看，便問：「還有朋友呢？」

陸明遠道：「他們忙得很，要吃過一台才能夠翻過來。」黃子文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隨手就將帽子摘下，把打狗棒倚在旁邊，在榻牀下首躺將下來。陸明遠打好一口煙，遞給黃子文道：「可要試一筒？黃子文不接，嘴裡說道：「去年東洋開博覽會，弄了一個鴉片煙的，擺在人類館裡。還是兄弟看見了，和人類館的總理磋商了好幾天，又和日本內閣桂太郎說明：『這人類館裡吃鴉片煙的，不把他攆掉，你們開會那日，我們便下黑旗以弔中國。』這樣一說，他們才答應了，現在要我作法自斃，那可不行！」陸明遠聽罷黃子文一番議論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過了一會，那些朋友吃得醉醺醺的，登、登、登走上樓來。陸明遠一一招呼。忙叫：「擺起來，擺起來！」娘姨答應，登時七手八腳將杯筷安排停妥。陸明遠又請那些朋友多叫些局，繃繃場面。黃子文搶筆在手，便一張一張的寫起來。等到別人的寫完了，自己寫了一個西蒼芳金如玉。入座之後，黃子文也不管他們，只顧自己虎咽狼餐。

少時金如玉姍姍而至，在黃子文旁邊坐下。黃子文問她方才張園為何不見，如玉道：「倪格車子剛剛過泥城橋，撥一匹斷命溜韁馬，直撞撞過來，倪個車子幾乎撞翻。倪格車子浪格只馬，吃仔格格大嚇頭，亂跳亂碰，撞倒仔一部東洋車子。撥巡捕拉到仔巡捕房裡去，要倪存念五塊洋錢勒，放倪出來。大小，虧得耐剛剛有注洋錢，交換倪老娘姨格。倪就勒格當中拿仔念五塊，存勒巡捕房裡，難末放倪出來格。今朝是八月半，就弄格種勿色頭事體，倪勿高興哉，所以就轉去格。」黃子文聽了，方才明白。心裡一想：「剛才買東西剩下來的二十多塊洋錢，被她拿了去念五塊，所有也不過兩三塊洋錢了，索性送給她吧。」但無緣無故出了這注洋錢，未免冤枉，然而也不能說了，當時垂首不語。如玉坐了一回自去，黃子文還去應酬了兩三處，方才回到華安裡。

次日已是十六了，節已過了，田雁門的款子也去其大半了，不能不趕緊辦些印書的材料，撐起一個空場面。將來就是缺本，在田雁門前也有一個交代。主意定了，便去尋了一個鉛字機器的捐客，一共在內，說明白是一千五百塊洋錢。先付五百塊，到過年再付五百塊，到明年五月節再付五百塊。等到合同訂好，黃子文便到莊上，划了一張五百塊洋錢的即期票子。交割清楚，便在樓上樓下陳設起來。又招了幾個排字的工人，搖機器的工人，將就弄起，揀定了八月二十六日開局。這日向九華樓定了兩席酒，請了陸驚公、王開化、沈自由、李平等那班人。只有陸驚公回說有事不能來，其餘都到了。少不得都要叫局，鬧到半夜，方才散去。黃子文又想到譯書一節，便請了兩個讀過幾個月東文的，講明白每一千字只出一塊洋錢。那兩個人起先不肯，後來一想，譬如在家中間坐，就答應了。黃子文把校對的事情，也托了他們，樂得自己花天酒地。兩月之後，果然譯出一部《自由原理》。黃子文也不曾看，便叫排印。等到排印成了，封了十部，寄給田雁門。

田雁門回家之後，正在記掛黃子文，忽然接到郵政局寄來一個大包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黃子文寄來的信。信上說的天花亂附：開局之日，各國知名之士俱到，由日本橫田武太郎演說，如何如何熱鬧。後面又說：「現在譯出《自由原理》一書，附去呈政。」那些話頭。田雁門喜之不盡。等到打開那書一看，原來只有薄薄的一本兒，加以字跡模糊，紙張粗糙，便有幾分不快。再看那序文道：

自由者，如人日用起居之物，不可一日而廢者也。

故法以自由，遂推倒拿破允之虐政；美以自由，遂贊成華盛頓之大功。我中國二千餘年，四萬萬眾，其不講自由也，如山谷之閉塞，如河道之湮淤；所謂黃帝子孫的種種同胞，皆沉埋於黑暗世界之下。

嗚呼！人心憤憤，世道昏昏！「不自由毋寧死！」

此歐洲各國上中下三等社會人之口頭禪也。我中國安有如此之一日哉？是書為日本博藤太谷原著，闡發自由之理，如經有緯，如絲有綸。志士黃君子文及某某二君，以六十日之侷促，成三萬言之豐富，誠擎天之一柱，照夜之一燈也。但使人人讀之，而勃發其自由之理想。我中國前途，其有望乎？

時在某年某月

鄒仁識

田雁門看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篇序文，寥寥數行，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。看來這位鄒公手筆，也不過如此！」及至一頁一頁翻閱下去，那些「之」字「的」字用的都不是地方，心裡更加幾分不快。隨手寫了一封回信，虛庚了幾句，把書擱在一邊。自此之後，便接到黃子文好幾封信，無非說款項不足，求他再匯幾千銀子，以資接濟云云，田雁門置諸不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已到隆冬時候，看看將近送灶的日子了。忽然電報局送進一封急電。拆了開來，拿《電報新編》逐字查去，只見寫的是：

廣東省城朝天街田雁門鑒：局款速匯一二千金，免得支絀。否則即將閉歇，候復。文叩馬。

原來是二十一發的。田雁門不覺著惱起來，隨手擬了一個電稿，叫家人送到電報局裡去。不到四點鐘，到了上海。上海電報局裡，照著寫明了號碼，送到華安裡黃子文那邊去。

黃子文這幾日正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專等田雁門款子來開銷那些嫖帳。這日接到回電，譯將出來，原來是：

馬電已悉。年底款不能籌，祈諒。餘聽裁酌。雁復梗。

黃子文看了，如一瓢涼水，從頂門上灌直下來。